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蘭閨恨 第二十一回 定案

庭樓老樹，星明月滿之天；階簷落花，人鏡吏冰之地，諸囚固戰慄待命。兩行胥役，亦屏息無一辭，堂吏始引吭朗誦曰：鏡非久破，樂昌有必合之緣。網縱能寬，成湯無幸逃之律。假穿竈而為伍，咎不勝誅。合玉石以俱焚，心嫌太忍。情得雖雲勿喜，罪疑本是惟輕。惟爾老麻首創技謀，妄圖好事，逼蘇秀子而落魄，得羅敷女而甘心。起知申春、申蘭，謝小娥矢以必報。桃根桃葉，王獻之曾有定盟。如此味良，亟宜科罰，應照強盜為首律。爾艾福等，同惡相濟，惟利是圖，或守株伏待兔之機，或引房逞窩蜂之智，風高火熾，挾利刃以凌威，月黑人孤，點淫籌而縱欲，凡茲凶惡，各判等差，應照強盜為從律。至爾武氏，以相依之嬌女，徇如意之郎君，既受聘錢，敢浸完璧，即爾夙翔鴛羽，屢作鴻飛，豈能因已往而不追，是宜並同科而難赦，應照律不贖。排六，蟬能脫殼，虎竟離山，未嘗療妒之羹，甘抱黨同之轍，姑念傲霜老菊，枝已先殘，逐水野桃，花都長謝，此的竟供眾矢，大槩且合群流。應照律準其折贖。惟武貴不宜心俗，能燭先機，遇變而預為人謀，臨事而弗隨親諱，果能逐爵，豈徒開莒僕之端，幾等攘羊，已同作直躬之證，其情殊正，厥賞宜隆，應將查封武氏器物，發交武貴承領。珍娘既為螺負，久結雞盟，況逾笄總之年，誰負紗封之選，扇如輕掩，雅重何郎，鏡若相貽，合隨溫氏。應令沈生迎歸完聚。嗚呼！論功論罪，無非劑兩造之平，公是公非，即此補三章之約。咸遵所判，俾眾咸知。

堂吏讀罷，堂下一片哭聲。排六以無力折贖，願隨武氏監禁。老麻等一干人犯，俟詳司申院，咨部執行。仲堪回館時，瘦菊等早為仲堪卜宅矣。廉泉讓水，是在其間，朱雀烏衣，相離不遠，饒平泉之花木，指沁水之池亭，廳事陳列，大率假諸屋上者。此外雕廓繚曲，自成響履之聲，復室參差，爭寫隔簾之影。春風送暖，散作丹青，落霞逐塵，絢成紺碧，規畫井井，預備以七車寶迎珍娘。而仲堪則別辟斗室以處之，然屏圍瑪瑙，窗拓琉璃，四隅文綺之廚，半笏瀟湘之榻，洵不愧為風雅士也。仲堪再三稱謝，於翌早至珍娘所，約與俱來。

靚妝百媚，微步雙弓，穀佩綉裙，纖埃不染，珍娘豈俗粉庸脂比哉。武氏家小鬟，曾隨珍娘在官媒處，於此亦留備使。應武貴夙謹願，願舍業送仲堪，南門戶之責，奔走之勞，未敢或諉。其餘不過一司炊、一司廚而已。大致楚楚，楊老亦如期至，投懷燕小，淚已啼乾。脫手鴛鴦，聲真淒絕。楊老笑曰：「兒慧矣，然癡甚。世未有以丫髻終老者，阿父囊澀甚，只以三百金供嫁具。云云別有針戶之屬，女婿能諒我，當不至嫌我貧也。」俄而仲堪歸，修謁見禮，誰賓誰主，且盡一觴，佳婦佳兒，自成兩美。乃諏吉於三月二十九日結婚。距此尚有六日，而楊老勃發游梁之興，約仲堪與瘦菊、步蟾偕。

汴梁本北宋故都，其先代亦著名勝。河源所發刊，一碣曰「龍馬負圖處」，蒼秀古勁，望而知為數千年物。東南則信陵亭也，梁孝王吹台也，豐樂樓也，蓮花樓也，清虛堂也。瓊林舊話，此苑何存。艮岳奇觀，厥峰特挺，而終以宋太祖龍亭遺址為最偉。門迎閭闔，地回穹窿，擁潤礎以莓苔，鞠古碑為茂草，聲聲梵唄，那堪長樂之鐘；處處泥塗，誰問未央之瓦。惟亭下傳有石龍，一說者謂鱗甲生動，予以青蚨數十翼，為持燭導以入，其質潤紋細，雕鏤極工，確非民間所有者。以告者過，殊可一察，而所謂大相寺者，則酒帘茶社，履為交馳，不足助同人歌詠也。仲堪欲為徐司馬觴，乃訂楊老輩假座於二曾祠。

有清中興之績，交口頌湘鄉昆季，騎箕以後，立功省分，各修祠祀。汴為發捻轉紐處，城烽鼠竄，篝火狐驚，中宵刁鬥之聲，落日旌旗之影，父老中猶能彷彿一二。祠址極宏敞，而建築尤為完善。門署一聯曰：天下安天下危，注意將注意相。侯一位伯一位，難為弟難為兄。正殿奉文正、忠襄兩栗主，而部下若楊若瑄、若彭若曾，附祀者尤眾。殿後為湘人同鄉聚飲處，勻排丙舍，小綴丁簾，斐幾烏皮，疏枝蠟殼。面懸文徵明畫八幀，山青蓄樹，水碧蟻舟，晴雯一抹之痕，夜雨三篙之漲，莫不摹繪盡致，識昔謂為天下第二本也。背瞰曲欄，折而為九，波暈染眼，潭影空心。洵是天然勝境，尤奇者汴城向無勺水，而均取汲於原野，即或溝澮偶盈，其涸亦可立待。獨此梳瀦回映帶，激盪鬚眉，清淺淪漪，交橫荇藻，游梁者咸於此間得少佳趣。仲堪亦未能免俗，聊復爾爾矣。

楊老與仲堪既相洽，而瘦菊、步蟾無不樂陪杖履者。四人先後至祠，幽賞未已，高談轉清。楊老以為在晉六載，無此雅會。徐司馬亦僮一流，楊老向之稱謝。詎知東方之語，半雜詼諧，逸少之情，為聯觴詠。次第就坐後，花光山色，都落灑后，那得不令人心醉也。徐司馬先與楊老議婚事，於二十八日先受聘禮，楊老更要瘦菊為灼。瘦菊欣然相從，司馬夙以詩鍾名於時者，因欲借此以助觴政。楊老曰：「搜索枯腸，老夫毫矣，曷若司馬成誦在心，借書於手耶。」司馬固強而後可，爰以沈仲堪三字為鴻爪格，群咸以曳白為慮。

步蟾矍然曰：「必得其一，聊以塞責耳。別有心期王處仲，不堪形陋沈攸之。」司馬曰：「捷哉。」瘦菊曰：「三咽堪憐陳仲子，四聲合訂沈休文。我與步蟾，正復相類。」楊老曰：「戴娛仲若堪砭耳，沈瘦休文久病腰。」司馬曰：「楊丈為己寫照而已，然亦工絕。」仲堪曰：「韻協仄平梁沈約，經諸伯仲漢周堪。」司馬乃撫掌曰：「渾脫瀏亮，可奪全席。」乃徐誦所作，則為：文薄齊梁堪吐沈，困摹翁仲合銘劉。眾人皆贊曰，不愧老斲輪手。司馬曰：「詩鍾不難在巧難，在練不難在工難。」洗盞更酌，楊老復與司馬搢戰，拳同鉤弋，手善運斤。仲堪等繼之，而司馬漸不能支矣，景薄崦嵫，餘霞成綺，始相揖驅車而散。

楊老率仲堪等遨遊在外，珍娘對於洞房點綴品，無不躬自安排。內闈凡三楹，其右為寢所，紫羅兜幔，青綾障簾，箔垂珠樣之絲，壁研銀光之紙，鐘鳴鏗韻，旋以螺紋，爐裊煙痕，銜於狹吻。金鏘屈戌之聲，風來拂檻。玉鐸丫叉之色，月欲窺簾。柱間懸攝影一，畫中鏡裡，愛寵情郎，不啻璧合矣。橫置仇十洲石印直幅，左右裝淡紅箋。聯書曰：分韻應增家令瘦，承恩雅助侍兒嬌。此係瘦菊調仲堪者，中間則案列眉公，榻攤湘女，台擅百靈之小，椅分一字之斜，書帖畫屏，琳瑯滿目。中貯太真醉酒圖，徐司馬借諷珍娘。其絢爛俱歸平澹，但於畫幅左角，題詩二絕曰：

花容含笑稱雲裳，親為君王晉一觴。記否沈香亭子畔，青蓮學士忒疏狂。

不須妒煞趙昭儀，鄉到溫柔祇自知。水佩風鬟自瀟灑，新酒釀熟不多時。

聯云：

誰瘦誰肥，妃子可曾偕帝子；此離此合，吳興果不負嘉興。

石太守歎也。左為仲堪書室，猶空其中以待仲堪，而珍娘瘁甚。司馬夫人於二十七日視珍娘，且為珍娘拂牀展被，以志吉利。司馬固伉儷齊眉，兒孫繞膝者。珍娘移居房後，留其前以備合疊，喜歡新味，都是悲來。美滿前緣，請從今始，珍娘以楊老初至，於舊事未曾詳告，是晚因仲堪別宴，暖酒為楊老壽，備述武氏顛末，楊老曰：「禍為福倚，竟至於斯，仲堪奇才，一顧空群，識汝在牝牡驪黃之外，汝惟勉盡婦職可矣。汝父已老，不識與汝相見有幾。」小鬟知珍娘心事，久屬仲堪，勸楊老無庸過慮，花回波影，樹繞斜暉，而仲堪返，猶記趙秋舸詞曰：等得歸家淡，月剛上碧紗。親手遞杯茶，軟語呼名罵。他只是眼昏花，腳尖兒亂路，問著些兒半響無回話，偏生要靠住儂身似柳斜。此境頗為相似。仲堪來辭楊老，珍娘令小鬟出扶仲堪，而自掖楊老歸書房。翊晨即為二十八日行聘。